

東  
觀  
奏  
記

冊一

國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東觀奏記三卷

四庫著錄釋海中刊序中所稱

晉公蓋杜讓能也所記皆唐宣宗  
一朝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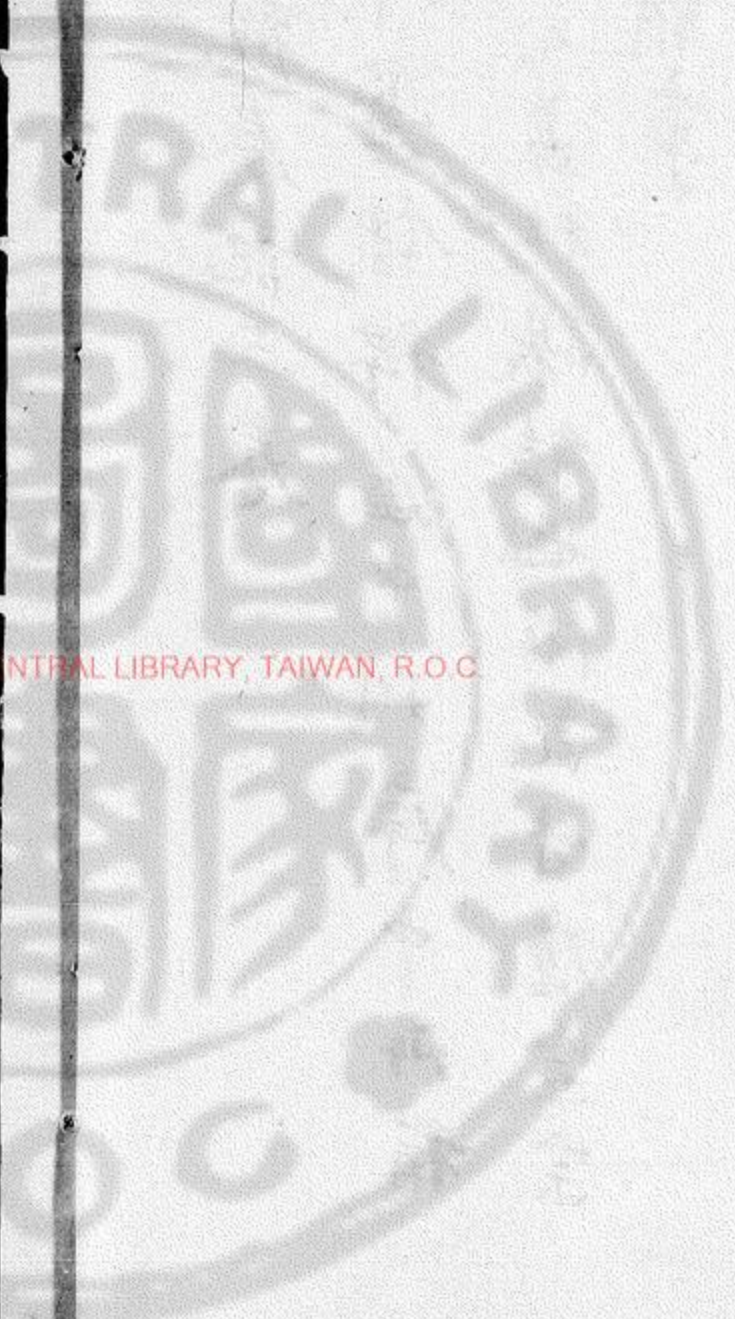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觀奏記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聖文睿德光武宏孝皇帝自壽邸即位二年監脩國史丞相晉  
 國公杜讓能以宣宗懿宗三朝實錄未脩歲月漸遠慮聖績湮  
 墜乃奏上選中朝鴻儒碩學之士十五人分修三聖實錄以吏  
 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徹太  
 常博士鄭光庭專脩宣宗實錄庭裕奉詔之日惕不敢易思擴  
 實無隱以成一朝之書踰歲條例竟未立國朝故事以左右史  
 修起居注逐季送史館別設修撰官起居注外又置日曆史館  
有史館至修實錄之日取信於日曆起居注參而成之伏自宣  
二字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皇帝宮車晏駕垂四十載中原大亂日厯與起居注不存一字致儒學之士閣筆未就非官曠職無憑起凡例也庭裕自為見時已多記憶謹采宣宗朝耳目間覩撰成三卷非編年之史未敢聞於縣官且奏記於監國史晉國公藏之於閣以備討論



東觀奏記上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朱氏李錡據浙西反相者言於錡曰朱氏有竒相當生天子錡取致於家錡既死后入掖庭為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愛而幸之生宣宗皇帝為母天下十四年懿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享出祭別廟上性至孝奉鄭太后供養不居別宮只於大明宮朝夕侍奉親舅鄭光即位之初連任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因與光商較政理光素不曉文字對上語時有質俚即命宰相別選河中節度使留光奉朝謁后或以光生計為憂

即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面

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后暴崩上志也

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皦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室疏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皦詰其事皦曰郭太后是憲宗春宮時元妃汾陽王孫迨事順宗為新婦憲宗厭代之夜事出暗昧母天下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

黜合配之禮敏中怒甚皦聲益厲宰臣將會食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傳語墀正為一書生愴亂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廳問其事皦益不撓墀以手加額於皦賞其孤直翌日皦貶潤州句容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臣令狐綯為山陵禮儀使奏皦為判官又皦拜章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坐景陵龍輅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唯有一山陵使胡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為誰為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見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緒

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紉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  
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學士間歲遂立  
為相時人咸嘆敏中亮直無隱不掩人於上

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  
為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餘風遺愛  
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持憲者  
聞之奏為侍御史

加贈故楚州刺史尚書工部侍郎李德修禮部尚書德修憲宗  
朝宰相吉甫長子也吉甫薨太常謚曰簡度支侍郎中張仲方  
以德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謂之簡仲方貶開州司

司馬寶曆中仲方徵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立朝連收舒湖楚三  
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即位  
普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迴贈其兄故有是命

白敏中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充邠寧行營都統討山南平夏党  
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  
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之乃以左諫議大夫孫商為右庶子  
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庭裕為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  
員外李荀為節度判官戶部員外李元為都統掌記將軍丹昉  
陳君從為都虞候

上親妹安平公主下嫁駙馬都尉劉異上命宰臣與一方面中

書擬平盧節度使上謂曰朕只有一妹時欲相見淄青去京復遠卿別思之宰臣乃奏邠寧節制近于平盧仍許安平公主歲時乘傳入京

劉異將赴鎮安平入辭以異姬人從安平左右皆宮人上盡記之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誰也安平曰劉郎音聲人如此上悅安平不妬喜形於色願左右曰便與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上之甄別防閑纖微不遺如此

萬壽公主上愛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即塔鄭顥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時昏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尚顥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邠寧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

下愛女下嫁貴臣即塔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次行鄭州臣堂帖追回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姻銜臣入骨臣且在中書顥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榿木小函子來扁鎖甚固謂敏中曰此畫鄭郎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顥言不任卿如此矣敏中歸啓益感上聰察宏恕常置函子於佛前焚香感謝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日與前進士陳錯名琮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話感上恩泣語此事畫以示錯杜琮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名琮待之厚琮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黜中赴闕至西川術士一見謂琮曰受相公恩久思有效答今有所報矣黜中馬中丞



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琮未之信術士一日密於琮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琮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更為植於都下買宅生生之計無缺焉植至闕方知感琮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琮謂術士曰貴人至闕作光祿卿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琮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琮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兩勝子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

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疾朋黨如仇讐言擠牛僧孺李宗閔崔洪於嶺南楊嗣復貞穆李公珏德裕親外

叔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年嶺外上即位之後嶺表五相同日遷北以吏部尚書李珣為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淮南節度使珣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陰事母以孝聞弱冠徒之一作步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一見謂人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擢進士科明經祿非子發跡之路一舉不第應進士許孟容為宗伯擢居上第釋褐署烏重胤三城推官調進書判高等授渭南縣尉遷右拾遺左遷下邳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羔雁四府齊至門皆不就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奏章先達銀臺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武昌徵歸御史府章處厚秉政一見笑曰清廟器豈擊搏材乎擢拜禮部員外改吏

部員外李宗閔為相以品流程式為已任擢掌書命改司勳員外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學士珏風格端肅屬詞敏贍恩傾一時累選戶部侍郎丞旨許立相者屢矣鄭注以藥術為侍講學士李訓自流人召入內廷珏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州刺史未幾訓為相造假甘露謀上左右與王涯等十一人赤族伏誅人方伏珏守正之祐徵為戶部侍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心切終優游不斷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單者進用珏與嗣復論地胄詞彩者居先每延英議政宰相矛盾竟無成政但寄頰舌而已文宗將晏駕以猶子陳王成美當廢為記建桓立順事由兩軍穎王即位貶昭州刺史上即位累選

河陽三城節度使吏部尚書至是崔鄭薨於淮南輟之撫理凡三載薨謚貞穆

上臨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喚上階後左右前後無一人立絕處分坐宸威不可仰視奏事下三四刻龍顏忽怡然謂宰臣曰可以閑話矣自是詢閣里閑事話宮中益樂無所不至矣一刻已來宸威復整肅是將還宮也必有戒勵之言每謂宰臣長夏卿負朕撓法後度不得相見度量如此趙國公令狐絢每謂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奏對雖嚴冬甚寒而汗流洽背

李廓為武寧節度使不理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

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上未之省也彘熟而徐師亂上感魯言即擢為起居舍人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外求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輩亦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

上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盛服濃粧者赫怒急歸宮立宣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畫遂去別選男道士二十人住持以清觀

上將命合狐綯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畫蠟燭一炬方許歸學士院乃賜金蓮花燭一作炬送之院吏忽見驚報院中曰駕來

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金蓮花乃引駕燭學士用之莫折事否頃刻而聞傳說之命

侍御史馮緘與三院退朝入其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不為之却

緘為朝長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臺一人謂之朝長拉收僕其臺中答之集賢大學士

馬植奏論元宗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

院事徐堅已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

非具員吏遂十八爵齋舉命馮緘答收僕者是答植僕隸一般

乞黜之御史中丞合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始著令

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李丕以邊城從事奏事上召至案前問系緒不奏系屬皇枝上

曰師臣已有一李丕朕不欲九廟子孫與之同名良久以手画

案曰丕字出下平字也卿宜改名平舞蹈而謝平後終於分寧

節度使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大明宮築望仙臺勢浸天漢上始即位道士趙歸真杖殺之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凝已下抗疏論其事立罷修造以其院為文思院上英睿好理尤長於訥諫從之如轉丸李璣除嶺南節度使間一日已命中使頒旄節給事中蕭倣封上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召中使謂優人曰汝可就李璣宅却喚使來旄節及璣門而反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使右參議大夫鄭喬綽疏言不可中使至鄭頒告已數日却命追制納諫從善皆此類也

馬植為相與左軍中尉馬元贄有元宗之分上初即位元贄恩澤傾內臣曾賜寶帶內庫第一者元贄輟以遺植一日便殿對上覩植帶認是賜元贄者詰之植色變不敢隱翌日罷為天平軍節度使行次華州取植密吏董侔下御史獄盡聞植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汪濛授左拾遺庭裕先父任左補闕以濛家行不至薄妻孥為眾所聞不可處諫臣之列丞相魏謩盛怒頃濛上事先君見魏於政事堂曰必要任濛乞先移他官丞相重違即改授濛太常博士

上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加擢用杜勝任刑部員外閣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先父黃裳永貞之際首

排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面授給事中

裴詵為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詵寓值便中請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詵跪謝却召上以御盤果實賜之詵即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一宮嬪領下

詵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詵恩禮亦異焉

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宣宗索科名記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科出鵠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遞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謹專上進士

方俟無疆勅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

術士柴嶽明河洞陰陽術數於公卿間聲名籍甚上一日召於便殿對曰朕欲為諸子孫

院卿宜相其地嶽明奏

曰人臣遷移不常有陽宅陰宅入陰宅入陽宅者禍福利尅師有傳授今陛下居深宮有萬靈護衛陰陽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詔上然之賜束帛遣之

司封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權審於衢路突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判曰宰相之統庶寮僕射之臨郎吏豈有道騎已過接轡橫衝權審久在班行合諳典故便知素履且舉舊條送都省對

七直審以素履之言難 就列尋左遷宿州刺史自尔不復立朝矣

貶前鄉貢進士楊仁瞻為康州參軍馳駟發遣仁瞻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瓌納函之朝有暮國恤仁瞻不易其日憲司糾論遂坐貶

東觀奏記上

東觀奏記中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上每命相盡出屠旨人無知者一日制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下落為復仍舊上意貴迎祐蕭也乃宸翰付學士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事宸斷如此

河東節度使劉瑒在內署日上深器異大中十一年上手詔追之令乘遞入闕初無知者瑒奏發太原人方信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按歷日付瑒令於下

旬擇一吉日瑒不論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瑒跪奏二十  
五日甚佳上笑曰此日命卿為相祕無知者高湜自集賢校理  
為將係鳳翔從事湜即瑒舊僚也二十四日辭瑒於宣平里私  
第湜曰竊度旬日必副具瞻之望瑒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日也  
湜驚不敢發詰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洩於湜既入相深有昇  
平之望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唯當甄別品流上酌萬一  
瑒曰王夷父當衰晉之末崇尚浮虛祖述流品終致中原版蕩  
晉室淪夷今當盛明之朝不能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其職而  
上酬陛下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不能對因此思澤浸衰罷為  
東川節度

魏國公崔鉉秉政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一時俊造鉉所取信  
凡有補吏議事或與之參酌時人語曰炙手可熱楊鄭段薛欲  
得命通魯紹瓌蒙時魯為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為相聖旨授河  
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鄭魯發後除改卿還自由石鉉驚恐  
密以此事訪於左右云御展上題此四句鉉益畏

上聽政之暇多賦詩多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詩賜寓直學  
士蕭寘曹確令繼和寘手狀謝曰陛下此詩雖湘水日千里因  
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明日召學士韋澳問此兩句澳奏曰宋  
太子家令沈約詩寘以睿藻清新取方沈約爾上不悅曰將人  
臣比我得否恩遇漸薄執政乘之

出為浙西觀察使



崔罕為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死上赫怒令與遠郡宰相論救上曰罕為京兆尹鋤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七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與一廉察奮挺者宜抵罪根本輕致罕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察罕止貶湖南觀察使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進院崔罕即為京兆尹囚徒逸獄而走上始命造京尹解完京兆尹不得離府上以崔罕即併敗官面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京兆尹便令赴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更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

主其事造成解字極一時壯麗尚有羨縉却進澳連書信兩上下考焉

韋澳為京兆尹豪右斂手國舅鄭光庄不納租澳繫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為言之上延英問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曰尚在限內來日即不得矣澳既出半廷上連召之曰國舅庄租今日納足放王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告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租頃刻而租足

先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甄別行實近年公道益衰止於奔競至解送之日威勢撓敗如市道焉至是澳勝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尊重明

經進士及貞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務上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官之日曾非考覆盡繼經營與學雄文例捨於真才寒素增年矯日盡取於黨比群強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叻司畿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鑑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英以不察考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况其管窺實難裁處况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廷解送不合區分今年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詞科之盛本以京兆府等第為梯級

建中三年崔元翰崔敦崔備三人府元府副第三人于邵知貢舉教及第並依府列蓋推宗執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朋黨道興紛競既多澳不勝懼遂此釐革蓋救一時之弊人多惜之上至孝動遵元和故事以憲宗曾幸青龍寺命復道開便門至青龍佛宮永日昇眺追感元和聖跡悵望久之上敦睦九族於諸侯王尤盡友愛即位後於十六宅起雍和殿每月三兩幸與諸侯王擊鞠合樂錫賚有差進士司馬樞為雍和殿賦詞雖不出亦志一時之事實

牛勣任拾遺補闕五年頻上封事上畫記之後勣自司勳員外為睦州刺史中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今

忽為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為懲否蘇曰陛下新有德音未任  
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也上曰賜卿  
紫蘇退謝畢前曰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紫  
為復別有進士上曰且賜緋且賜緋上慎重名器未嘗容易  
服色之賜一無所濫李藩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  
綠如故鄭喬綽自給事中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  
賜緋衣銀魚沈詢自禮部侍郎為浙東觀察使方賜金綬苗恪  
自司勳員外除洛陽令藍衫赴任裴處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  
少尹到任本府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上手詔褒獎曰有事  
不當卿能駁還職業既修朕何所慮

上每孜孜求理焦勞不倦一日密召學士韋澳畫屏左右謂澳  
曰朕每便殿與節度觀察使刺史語要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  
鄉宜密採訪撰次一文書進來雖家臣輿老不得漏洩澳奉宣  
宣旨即與十道四蕃志更博採訪撰成一策題曰處分語自寫面  
進雖子弟不得聞也後數日薛宏宗除鄧州刺史澳別有業在  
南陽召宏宗餞之宏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  
訪之即處分說中事也君上親總萬機自古未有

上校獵城西漸及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  
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  
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於御扆上

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宰執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懷州刺史莫測也君奭中謝宸旨獎勵始聞其事

大理寺直王景初與刑部郎中唐拔議讞不平景初坐貶潭州司戶參軍制下景初搥登聞鼓稱冤再貶昭州司戶制曰不遵嚴譴輒冒登聞以懲不恭也

京兆府參軍盧其昇進士第入官甚孤貧有文學京兆尹遣巡館驛左補闕崔瑄婚姻迴與甚長亭相遇爭廳甚以官雖卑乃公行略不讓瑄責其不遜遂相詆訶甚來下御史臺按問吏云當服白衫甚曰非國恤不素服上問之以甚言涉大不敬除籍

為民授之嶺表行至洛源駟賜死瑄左遷河南府陽翟縣令大理卿馬曙任代北水運使代北出犀甲曙罷職以一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既在朝乃瘞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答之即告于御史臺稱曙蓄兵器有異謀命更發曙私第得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訐即主在法不治上命杖殺曙奴於青泥駟曙貶嶺外佐人臣無不感悅司農卿韋塵夜令術士為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貶永州司馬僂人祝漢貞詞辨敏給恩傾一時嗣朝王乾祐以金帛結之求刺史盡納賂矣而未敢言御史臺劾奏漢貞杖二十九流天德軍乾祐竄嶺外

上雅重詞學之臣於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密召無所間隔  
惟遷轉皆守舊章皇甫珪自吏部員外召入內廷改司勳員外  
計吏員二十五箇月限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部員  
外改司封員外入內廷二十五箇月改司勳郎中知制誥勳循  
官制不以爵祿私近臣也

廣州節度使紇于臯以貪猥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曰  
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瀆之聲何其而又交通  
詭遇溝壑無厭跡固異於滄其寧道殊垂於吳隱舍人韓宗之詞  
也書上一朝不進用矣工部尚書楊漢公前任荆南節度使以  
不廉聞公議益喧左遷秘書監制曰考三代之績尔最無聞致

多士之嘲人言未自息既起風波之論難安喉舌之司舍人沈詢  
詞也至大中十三年漢公除同知州刺史給事中鄭公輿喬綽  
三駁還制書上自即位但聞諫官論執左曹駁正無不立從其奏  
至是惑於左右三下漢公同州之命不允所論時屬寒食內宴  
百寮上因擊毬巡班尉勞至給事中班謂公輿喬綽曰卿凡有  
駁議朕無不允從唯論漢公事涉朋黨喬綽曰同州是太宗皇  
帝興王之地陛下為子孫尤須慎擇牧守漢公在荆南日貪殘  
已經朝責陛下豈可以祖宗重地私於此人上變色而迴馬翌  
日喬綽貶商州刺史前

武昌軍節度副使苗

名與庭裕  
家諱同

責同子嚴不避馬擣至莫嘗其

背嚴母詣闕稱寃苗貶江州司馬制曰避馬雖乘於嚴敬鞭人合頽於簪纓舍人紹福之詞也苗自此為清議所薄

高品吳居中丞恩澤甚厚訪術者欲固其事術者令書上尊號于襪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弃市承

藍田尉直宏文館柳珪擢為右拾遺宏文館直學士給事中蕭倣鄭輿裔綽駁還曰陛下高懸爵位本待賢良既命澆浮恐非懲勸珪居家不稟於義方奉國宣進於忠節刑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閤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合塵玷諫垣若誣以不孝即寃屈為甚太子少師柳公權又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珪官且在家修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官禮法嚴整以韓臯柳公綽

柳仲郢為首稱一旦子稱不孝簪纓組嘆之

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叅軍終於貶所一日丞相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宰相公哀之許歸葬

故里綯具為其子馮言馮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魏二丞相崔

魏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

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之而許之既寤召其子馮曰向來見李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撥禍明日入中書具為同列言之既於上前論奏許其子

蒙州立山縣尉名與今上御名同護喪歸葬

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庾道蔚勅曰以藝文擢居近密

檢慎難處禁林宜守本官續連州刺史鄭朗為御史大夫道蔚以事干之乞庇罪人者朗銜之朗既大用積前事盡聞于上故及此罪

監修國史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鄭朗奏當館修撰直史共四員准故事已通籍者為修撰未昇朝者為直館伏以脩撰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卑筆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置修撰兩員勅旨宜依直館萬年縣尉張範涇陽縣尉李節勒守本官以戶部郎中孟穆駕部員外郎李澳並充史館修撰通籍為四員分脩四季之事

以左拾遺鄭言為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命相朗先為浙西觀察使言實居幕中朗建議以諫官論時政得失動閔宰輔鄭言必括囊形跡請移為博士至大中十一年崔慎由自戶部侍郎秉政復以左拾遺杜蔚為太常博士蔚亦慎由舊僚也踵為故事至理之代動循至公後代方之難矣

以楚州刺史裴坦為知制誥坦罷赴闕宰臣令狐綯擢用宰臣裴休以坦非才不稱是選建議拒之力不勝坦命既行行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事四輔送之施一榻壓角而坐坦巡謁執事至休廳多輸感謝休曰此乃首台繆選非休力也立命肩昇便出不與之坐兩閣老吏曰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也人多謂坦羞之至坦主貢舉擢休之子宏上第時人云欲

蓋而彰此之謂也

東觀奏記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觀奏記下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大中九年正月十九日制曰朝議郎守尚書刑部郎中柱國賜  
緋魚袋唐枝將仕郎守尚書職方員外郎裴庭裕先父早以科  
名荐由臺閣毅猷素履亦有可嘉昨者吏部以尔秉心精專請  
委考覆而臨事或非於公當物議遂至於沸騰豈可向列彌綸  
是宜並分符竹善綏凋瘵以補悔尤枝可虔州刺史散官勳封  
如故裴可申州刺史散官如故舍人杜德公之詞也吏部侍郎  
兼判尚書銓事裴誌左授國子祭酒吏部侍郎周敬復罰一月  
俸監察御史馮顥左授秘書省著作佐郎考院所送博學宏詞



科趙拒等十人並宜覆落不在施行之限初裴諱兼上銓主試宏技兩科其年爭名者衆應宏詞選前進士苗台符楊巖薛訢李詢古敬翔已下一十五人就試諱寬豫仁厚有賦題不密之說前進士柳翰京兆尹柳惠之子也故事宏詞科只三人翰在選中不中選者言翰於諱處先得賦題託詞人溫庭筠為之翰既中選其聲聒不止事徹宸聽杜德公時為中書舍人言於執政曰某兩為考官未試宏詞先鎖考官

文書

若自先得賦題者必佳糊名考文書得佳者考官乃公當罪止銓為宜考官不合坐宏詞趙拒承相令狐絢故人子也同列將以此事嫁患於令狐承相承相遂之盡覆去初日官 星毫

奏於 星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為禮部侍郎間而憂焉至是三科盡覆日官之言方驗

上自党頂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州節度使刑部侍郎畢誠為邠寧節度使大理卿裴誠為涇原節度使發日臨軒戒勵稟奉宸威絕侵奪之貪邊方帖息烽燧不復告驚矣

浙東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李訥為軍士噪逐坐貶朗州刺史馳駟赴任訥性褊狃遇軍士不以禮人皆怨之遂及於難監軍使王景宗責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戍臣失律監軍皆從坐

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內園使李敬寔衢路衝之朗列  
奏上詔敬寔面語敬寔奏供奉官例不避上曰衛天子之命橫  
絕而過可矣安有私出不避輔相乎剝紫綬配南

太常卿封教於私第上事御史臺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  
常卿上日庭設九部樂畫一時之盛教拜太常卿欲便於親閱  
遂就私第視事法司舉奏遂簿責焉

上勵精理天下一紀之內欲臻昇平自大中十二年後藩鎮繼  
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出觀察使鄭勳湖南都將石再順  
逐出觀察使韓琮廣州都將王令寰逐出節度使楊發江西都  
將毛鶴逐出觀察使鄭憲上赫怒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

平章事崔鏡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史溫璋為宣  
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勳為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  
承勳為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韋宙為江西觀察使只取鄰道  
兵送赴任亮渠如期授首皆不勞師斬定誅鋤盡副聖旨

李景讓為吏部尚書抗疏言穆宗至敬宗文宗武宗四廟當遷  
出以穆宗是上兄弟文宗以下是上猶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  
可乎使陛下得親事七廟宜重昇代宗以下入廟以正三昭三  
穆之序事下百官集議不定而止時人以上方術穆宗深謂景  
讓希旨多不直其事

劉皐為鹽州刺史甚有威名監軍使楊元价誣奏皐謀叛函首

以進闔朝公卿面折庭爭上重違百辟之言始坐元价專殺不辜之罪

上晚歲酷好仙道廣州監軍使吳德勵離闕日病脚已踣跚矣三載監廣師歸闕足疾却平上詰之遂具為上說羅浮山人軒轅集醫慙上聞之甘心焉駟詔軒轅集赴京師既至館于南亭院外庭莫之面也諫官恐害政屢以為言上曰軒轅道人口不干世事卿勿以為憂留歲餘放歸授朝奉大夫廣州司馬集堅不受臨與上別上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年上聞之慰悅及過密之歲春秋五十

李景讓夏侯攸侃俱立朝俱勵風操景讓為御史大夫視事之日以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膚稍王覲不稱職請移他官攸為右丞相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瞻俱聲績不立談諧取容誠改太子中允瞻改鳳州刺史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謝上問之曰建去京師近遠延陵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前後皆建人也郡極不惡卿若為我庶潔奉公綏緝凋瘵長在我面前無異或撓法度遠人無聊即朕三尺階前便是萬里卿知之否延陵悸懾失序上撫而遣之

越人仇甫聚眾為亂攻陷剡縣諸暨等縣浙左騷然上用王式為浙東觀察使以武寧軍健卒二千人送式之任式生擒仇甫以獻斬於東京

始選前進士于琮為塔連拜秘書省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尚永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朕此女子近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匕筋性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許琮別尚庶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上委信宰輔言發計從就中於允輔恩禮稍異白敏中赴邠寧行營幸興福樓送之自樓上投下朱書御札一副與敏中言君臣倚注之分崔鉉赴鎮南淮幸通化樓送之并賜詩四韻以寵行邁鉉刻其詩於宣化駟

僧從晦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攻詩以文章應制上每擇劇韻令賦亦多稱旨晦積年供奉望紫方袍之賜以耀法門上兩召

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對繫袈裟與師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賜晦悒悒而終

憲宗鼎成之夜左軍中尉吐突承

下一字犯懿宗諱

實死其事上即位

追感承 死于忠義連擢其子士

下字與今上御名同

至顯貴為右軍中

尉開府儀同三司恩禮始終替焉

畢誠本估客之子連昇甲乙科杜琮為淮南節度使置幕中始落藍籍文學優贍遇事無滯在翰林上恩顧特異許用為相深為丞相合狐綯所忌自邠寧連移鳳翔昭義北門三鎮皆綯緩其入相之謀也誠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有咸飾珠翠專使獻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尤物必害人畢

大厚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一見返之專人不  
敢將迴駟候誠意誠又漉血輸啓事于絢終不納乃命郡吏  
貨之東頭醫官李元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于家乃舍  
之正堂元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其歡心矣乃進于  
上上一見之惑之寵冠六宮元伯燒伏火丹砂進之以市恩澤  
致上瘡疾皆元伯之罪也懿宗位元伯與山人王岳道士盧紫  
芝俱棄市

大中十二年始用左諫議大夫鄭漳兵馬郎中李鄴為鄆王已  
下侍讀時鄆王居十六宅夔昭已下五王居大明宮內院數日  
追制改充夔王已下侍讀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鄆王即位後

其事遂傳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卹軍士部下噪而進之投於嶺外上  
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曾任徐州有政聲特開延英殿召封再  
命建一節往鎮一方於是安帖

韋澳在翰林極承恩遇自京兆尹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當軸  
者擠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節度使何宏敬就加中書令  
上命宣徽南院使正居方往魏博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薄紙  
手詔澳曰密飭裝秋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澳  
無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衣韉授澳上七月寢疾八月晏駕遂中

命監察御史楊戴往浙西道勘覆軍額大中十二年宣州叛將

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勳刺廷用宋州刺史溫璋問罪時蕭寘為浙西觀察使地與宣州接連遂擢用武臣李瑒代寘持建鎮海軍節鎮撫之以張犄角之勢兵器罷後謗者言瑒虐署官名廣占衣糧沒入私家上遂命戴徃按覆軍籍無一卒虐額者戴還條奏謗者之言始不勝

度支奏狀言漬汚足段誤書漬汚上一覺異之樞密使承旨孫隱中謂上未省也添成漬字及中書復入上赫怒勘添改表奏者罰責有差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珥稱賀上前聲容朗緩舉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含元受賀太子少師柳公權年亦八十矣復為百官首含元殿庭曼遠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綿憊稱賀之後上尊號聖敬文思

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

彈出之罰一季俸料七十致仕舊典也公權不能克遵典禮老

而受辱人多惜之

太常卿高銖決罰禮院禮生博士李慈引故事見執政以禮院雖係太常寺從來博士自專事無白者所以太常三卿初蒞位博士無叅集之禮今銖重罰禮生有違典故丞相以銖夙德唯唯而已銖曰吾老不能退一旦為後生所辱遂乞罷

勅鄉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

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乘  
抽毫之思可隋州隋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廷筠字飛卿彥博  
之裔孫也詞賦詩篇冠絕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  
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為九品吏進士紀唐夫歎庭筠之冤贈  
之詩曰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人多諷誦上明主  
也而庭筠反以才廢制中自引騷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前一  
年商隱以鹽鐵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學宏博牋表尤著於人  
間自開成二年昇進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升於王庭而庭筠  
亦恹恹不陟第 者以文學為極致已霸於此遂於祿  
位有所愛耶不可得而問矣

山南西道觀察使奏渠州犀牛見差官押赴闕廷既至上於便  
殿閱之仍月華門外宣示百僚上慮復物性命便押赴奉道復  
於 渠州之野

上命左軍中尉王宗實治道將幸華清宮兩省供奉官拜疏極  
諫上謂宰臣曰華清宮是祖宗舊宮又朝元閣聖祖現直容地  
朕一紀在位未嘗贍拜深覺缺儀今排比皆是軍司不勞州縣  
卿宜勉諭諫官勿更論列宰相奉旨而退召兩省官宣諭俄而  
諫表再入上謂宰臣曰諫官疏極懇切且言自穆宗巡幸之後  
列聖未嘗出言居安慮危乞留聖慮朕聞此語決不為遊華清  
宮之行矣宣召兩省官說我此意



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追朝唯宰臣夏侯孜獨到衙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為檢校吏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既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詹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林滌亦在館俟命

上自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瘡甚令中使往東都太僕卿裴誦宣素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召醫瘡方士院生對於寢殿院言可療既出不復召矣大漸頽命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上院使王居方以夔王當壁為記三內臣皆上素所思恩信者泣而受命時及軍中尉王茂元心亦感上左軍中尉王宗實

素不同歸長公儒居方患之乃矯詔出宗實為淮南監軍使宣化門受命將由右銀臺出焉左軍副使邢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請一面聖人而出宗實始悟却入即諸門已踵故事添令守捉矣邢元實翼道宗實直至寢殿上已晏駕東頭環泣宗實以居方下責以矯宣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于藩邸即位是為懿宗歸長公儒居方皆殊死籍沒其家

晁美人薨上震悼久之美人上在藩邸特承恩遇實生鄆王萬壽公主焉薨後詔翰林學士蕭寘為志文皆刻其事及夔昭以下五王居內院而鄆王獨還藩邸大中末嗣位之後人間切有

擬議者宜以此事言於公卿方辨立長之順鄭王嗣位後美人  
追崇為皇太后太常杜宣鄭獻謚曰元昭配享宣宗廟室獻

東觀奏記下